

NOBEL PRIZE OF LITERATURE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富赛特世家

下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 著 王 放 / 译



90164288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富赛特世家

(下)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王攸 译



I561.4
1086
.2

吉林大学出版社

I561.4
1086
.2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富赛特世家

(上、下)

[英]红翰·高尔斯华绥 著

王 放 译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仲怀民

封面设计:曲刚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东中华路 37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 发行
吉林省劳动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印张:30.125 插页:4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24 千字 印数:1—23000 册

ISBN 7-5601-2009-1/I·92 定价:(上、下册)34.00 元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富赛特世家

(下)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王 放 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021

130

140

144

152

163

171

180

182

190

197

上册

第一部 资产家 容联来出叙

第一卷

卷三第

- | | |
|------------|----|
| 1 老佐里恩家的茶会 | 1 |
| 2 老佐里恩上歌剧院 | 17 |
| 3 司威辛家的宴会 | 31 |
| 4 筹建新房 | 45 |
| 5 一个富赛特家庭 | 55 |
| 6 詹姆斯的描绘 | 62 |
| 7 老佐里恩私访 | 71 |
| 8 新房的设计图 | 78 |
| 9 安姑奶奶逝世 | 87 |

第二卷

- | | |
|----------|-----|
| 1 新房开工 | 95 |
| 2 美景良辰 | 103 |
| 3 和司威辛偕游 | 110 |

4	詹姆斯亲自到乡下	120
5	苏密斯和波西尼之间的通信	130
6	老佐里恩逛动物园	140
7	提莫西家里的一个下午	144
8	罗杰家中的舞会	155
9	里希蒙之夜	162
10	一个富赛特的诊断	171
11	波西尼的假保释	180
12	珍出来拜客	185
13	新房装修完毕	190
14	苏密斯坐在楼梯上	197

第三卷

1	马坎德太太的见证	201
2	公园之夜	207
3	植物园中的幽会	210
4	赴地狱之行	221
5	审判	228
6	苏密斯吐露出消息	236
7	珍的胜利	247
8	波西尼之死	256
9	伊莲返家	266
	插曲 残夏	272

第二部 骑虎难下

第一卷

1 在提莫西家里	325
2 一个名流的下台	336
3 苏密斯准备采取行动	349
4 苏荷区	356
5 詹姆斯疑神疑鬼	363
6 不再年轻的佐里恩	370
7 少男与少女	381
8 佐里恩受理委托	387
9 瓦尔听到了消息	396
10 苏密斯迎新……	406
11 重访旧人	411
12 在富赛特交易所里	417
13 佐里恩看出自己的处境	430
14 苏密斯发现了自己的所需	437

第二卷

1 第三代	441
2 苏密斯去试探	452
3 重访伊莲	462
4 富赛特家人最害怕涉足的地方	469

下 册

卷一

5 佐里从中作梗	里奈西莫提	479
6 佐里恩犹豫不决	台不朗高谷个一	488
7 达尔提告达尔提	德甘那采希那德洛	493
8 挑战	因荷	505
9 詹姆斯家的晚餐	康爱斯爱德提	511
10 巴耳沙撒之死	恩里封的登手再	518
11 提莫西遏止谬说	戈心巴民	523
12 侦察的过程	井爱斯爱恩里	531
13 “我们又见面了”	息前丁爱德衣	537
14 异国风味之夜	……德恩德密	548
	人因衣重	II

第三卷

1 苏密斯去巴黎	德恩德密	551
2 缠人的蜘蛛网	德恩德密	559
3 里希蒙公园	德恩德密	563
4 河流的彼岸	德恩德密	571
5 苏密斯采取行动	德恩德密	573
6 夏日地光	德恩德密	577
7 夏夜	德恩德密	584
8 詹姆斯在等待	德恩德密	588
9 出网	德恩德密	592
10 一个时代的消逝	德恩德密	601

11 晕厥	支法父 613
12 一个富赛特的诞生	面会 620
13 告诉了詹姆斯	诗林静 628
14 他的	论事诗赛富特 633
插曲 觉醒	诗林静诗赛富特 637

252

338

638

618

138

第三部

出

租

第一卷

1 邂逅	卷三策 661
2 小精灵——芙蕾·富赛特	680
3 罗宾山	吴星恩里诗 688
4 古墓	林静 697
5 重归旧里	董明 707
6 佐恩	思心诗赛富特 717
7 芙蕾	思心诗 722
8 草原牧歌	诗林静 728
9 郭雅	高诗林静 733
10 三重奏	诗林静诗 745
11 二重奏	诗林静 752
12 反复无常	诗林静诗 759
040	诗赛富特诗林静 11

第二卷

1 母与子	769
-------	-----

218 父与女	魏 攀	775
330 会面	主 线 组 诗 赛 富 个 一	790
438 格林街	棋 战 组 诗 新 青	801
530 纯富赛特事务	诗 组	807
638 苏密斯的私生活	魏 攀	815
7 珍插一手		826
8 挣脱羁绊		832
9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出 暗 三 策	839
10 下定决心		849
11 提莫西的预言	卷 一 第 一 章	854

第三卷

180	魏 攀	1
080	诗 组 组 诗 赛 富 个 一	2
180 老佐里恩显灵	山 冥 哭	867
280 供状	墓 古	877
308 伊莲	里 田 田 田	884
418 苏密斯的心思	思 田	889
538 一门心思	紫 芙	897
638 濒临绝境	思 田 田 田	902
738 特殊使命	魏 攀	911
838 忧郁的调子	紫 芙	920
938 橡树下	紫 芙	926
1038 芙蕾的婚礼	紫 芙	929
11 最后的老富赛特		940

第二卷

5 佐里从中作梗

占有的本性，在受到绝对无法挽回的挫折时——就像富赛特家这两个人碰上时那样——固然会促使人们放弃那不再能占有的东西；但是，在英国国家里，这种本性却一天天变得更加坚决了。尼古拉本来不大相信这一次战争会影响到财产，但近来也听到他骂这些布尔人都是猪头猪脑了；说他们引起一笔很大的开销，应当让他们受一次教训，愈早愈好。要他来做，他就要派沃尔塞莱去！他看事情总是比别人看得远些——所有富赛特家的巨万家财都是这样来的——所以他已经看出布勒不中用了——一头笨牛，总是那样横冲直撞，他们再不小心的话，连史密斯夫人城都要陷落了。他说这话时还是在十二月初，接着就来了黑色的一星期（英军在战争中连遭败绩），这时他便振振有辞地逢人便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在那个富赛特家人从未经历过的阴暗星期里，小小尼古拉在他的团队“魔鬼营”里参加了好多次训练，急得小尼古拉去找家庭医生查问儿子的健康，而且吃惊的是儿子一点毛病也没有。这孩子不过才从法学院熬出了头，新近当了律师，还花了一点钱；目前平民里面熟悉军事的人可能很是需要，而他却在这种时候受军事训练，这在他的父母看来简直有点像恶梦。他的祖父当然认为这是庸人自扰；英国和人家打仗都是小规模，而且是职业军人的事情，他在这上面的感情教育受得非常彻底；什么全国动员，他根本就相信会有；而且他这样子对自己并不利，因为他手里有德·皮尔斯股票，现在跌得很厉害，这足足抵得上自己的孙子而有余了。

可是在牛津那边倒是另一种情绪占了上风。本学期，在黑色的一星期前的两个月中，那种年轻人集体固有的兴奋已经逐渐明朗，成为对立的两派。正常的青年人——这种人在英国总是趋向保守，不过对事情不大认真——都激昂慷慨地主张一举荡平布尔人，而且痛惩一下。这一部分人比较占多数，瓦尔当然是属于这一部分人。另外的一些过激青年则主张停战，并且承认布尔人独立自主；这班人虽然是少数，可是吵得还要厉害些。不过这两派在黑色的一星期之前壁垒并不分明，两派中间也没有一道鸿沟，只不过有些学院式的争辩罢了。佐里就是那些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一个。他祖父老佐里恩的那一点正义感他也有，这使他不至于只看问题的一面。还有，在他那“最优秀”的一小撮人中有一位“管他妈的”见解极其高明，而且个人影响相当大。佐里动摇了。他父亲的看法好像也模棱两可。而且虽然他密切注视着自己的父亲——这在一个二十岁的人是很自然的——留心看他有什么还可以纠正的缺点，但是父亲仍然保持着一种“气派”，这种气派使他的讽刺的容忍原则具有一种光彩。当然，如所周知，艺术家都是优柔寡断的，在这一点上，一个人可不能一定看在自己父亲的面上，就是跟他要好也不能这样。可是佐里恩原来的看法是：“在不需要你的地方去插一脚。”（就像那些“外国人”那样），“然后玩弄手腕使自己骑在人家头上，可不是什么上等玩意儿”；他这种看法不管有没有事实根据，对儿子倒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儿子很重视高贵品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他自己一帮人叫做“神经病”或者瓦尔一帮人叫做“没种”的人，他都受不了，所以当黑色的一星期的钟声敲响时，他还徘徊在两者之间。——二——三，从斯托姆堡，从马格斯方丹，从考伦苏传来一连串其兆不祥的敌军抗拒的消息。听到第一个消息之后，那个顽强的英国气质的反应是：“啊！还有米苏恩呢！”听到第二个消息之后的反

应是：“啊！还有布勒呢！”接着，带着更沉重的忧郁，心狠起来。佐里跟自己说：“不行，他妈的！现在我们非得痛惩那些穷鬼不可；是非我全不管了。”而且，如果他知道的话，他父亲也是同样的想法。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佐里被邀去参加那些优秀者之一的酒会。大家第二次干杯时，佐里说了一句“布勒，而且给布尔以毁灭”——杯脚跟都不碰一下，就把大学酿制的勃根第酒一饮而尽；这时候他注意到瓦尔·达尔提也在被邀之列，而且正在咧着嘴望着他笑，一面跟邻座嘀咕几句。他知道那准是在诽谤他。佐里就脸红了起来，不再做声，原因是，他最不喜欢人家注意，或者当着众人闹出来。他一直对这位远房表弟有种说不出的敌意，这时突然变得强烈起来。“好吧！”他心里说：“你等着，朋友！”按照大学里的习惯，大家喝酒都过了量，这使他更加忘记不了；当大家排队走到一个幽静的处所时，他碰一下瓦尔的胳膊。

“你刚才在那儿讲了我什么？”

“难道我不能随便讲话？”

“不能。”

“那么我说你是个亲布尔派——你就是这样！”

“你放屁！”

“你要吵架吗？”

“当然，可不是在这儿；在花园里。”

“行，来吧。”

两个人一同走去，相互斜睨着对方，虽踉踉跄跄的，却毫不退缩；两人爬过花园栏杆；栏杆上面的尖刺稍刮了一下瓦尔的袖子，使他分了一下心。佐里心里则在考虑两个人要在学院附近的一个双方都不熟悉的地区打架。这事情不大好，可是不管它——这个小畜生！

两人走过草地，进入几乎完全黑暗的地方，都把上衣脱掉。

“你没有醉吧？”佐里突然说。“你要是有几分醉了我可不能跟你打架。”

“并不比你更醉。”

“那么来吧。”

也不拉拉手，两个人立刻就摆出防御的架式。两个人的酒都已经过量了，所以特别当心要做出一副规规矩矩的派头。后来佐里险些打中了瓦尔的鼻子。这一来，两个人就扭了起来，在老树阴影下只看见漆黑的丑陋的一团，也没有人在旁边喊“停止”；最后双方都筋疲力尽，各自放手，都立足不定地退了几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叫道：

“你们叫什么名字，少爷？”

这句从园门那边灯下发出的讽刺询问就像是神明的责问一样，使两个人都着了慌，一把拿起上衣向栏杆跑去，爬过栏杆，就朝刚才出发的幽静地点跑去。这里有一点亮光，两人各自在脸上抹一下。也不相互说话，离开有十步光景，向学院大门走去。两个人不声不响出了大门。瓦尔沿着酿酒厂向宽街走去，佐里沿着小巷向高街走。佐里心里还在冒火，老在懊悔怎么打得那样不够科学，一面将刚才没使出来的反击和杀手——温习一遍。他的心思飘游到一个幻想的搏斗上去，和他刚才经过的搏斗大不相同，要英勇得多；自己佩着肩带，拿着军刀，又刺又拦，就像在最心爱的大仲马小说里一样；他幻想自己是拉摩尔，是阿拉密斯，布西，奇考特和达帖哥南搓成的一个人，可是没法把瓦尔想象为柯科那斯，或者布里沙克，或者罗契罗特。这个家伙就是个混蛋表弟，什么都够不上。没有关系。他刚才总算给了他一点苦头吃。“亲布尔派！”这句话很使他觉得不好受，从军的念头塞满了他头痛的脑子里；他想到骑马驰过南非的大高原上，英勇地放着枪，同时看见

布尔人就像野兔子一样纷纷倒在地上。他抬起酸痛的眼睛，看见了高屋顶上面的闪烁星光，自己裹了一条棉被匍匐在卡罗河边（或是什么），来福枪准备好，眼睛紧盯着一片灿烂的星空。

第二天早晨他的头痛得非常厉害；他按照一个优秀人的派头，把头浸在冷水里，又烧了一杯浓咖啡，可是喝不下去，午饭时只能呷一点霍克酒。脸上的一条伤痕被他编了一套鬼话，说是在街角上被“什么冒失鬼”撞伤的。打仗的事情他决不告诉人，因为他考虑再三，觉得有失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他就“下伦敦”去了，并且从伦敦一直到了罗宾山。他父亲已经上巴黎去了。只剩下珍和好丽。这个假期他过得非常不顺心，总是坐立不安，跟两个姊妹一个也不搭讪。珍当然一心放在那些可怜虫身上，这些人佐里向来就吃不消，尤其是那个爱里克·柯布莱和他的一家人，都是“没希望加入上流社会”的粗俗人，总是在假期里把房子搞得不成样子。好丽和他之间则是有一些古怪的分歧，就好像她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似的，而这是太——没有必要了。他狠狠地捶了一阵皮球，然后骑马来到了里希蒙公园，并执意想跳过一条挡在破旧马路旁的高栏——照他自己说，是使精神不致涣散。他还买了一支来福枪，在罗宾山田里竖了一个靶子，从小池子那边向着菜园的墙上放，也不管那些园丁的死活，同时心里在想，也许有一天自己会参军，为祖国把南非保存下来。事实上，那些要骑兵义勇队参军的号召已搞得他心烦意乱。他应不应当去呢？以他目前所知——而且他和好几个人都在通信——那些“优秀的”一个都不打算参加。只要他们真正提倡一下，他就会立刻报名——他的竞争心非常强，而且最爱面子，事事总不甘落后——可是自顾自去做也许看上去像“出风头”，因为肯定地说，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何况他并不想去，因为这个小富赛特性格的另一面是没有看准之前决不敢贸然行动的。他的心

情非常复杂，酸甜苦辣都有，人完全不是平时那样安静、那样高贵的派头了。

接着，有一天，他看见一事情，使他很不好受，简直冒火——就在里希蒙公园靠近汉姆门的林中空地上，他看见两个骑马的人，左边女的肯定是骑着银色小驹的好丽，右边男的也同样肯定是那个“瘪三”瓦尔·达尔提。他第一个想法是策马赶上去，责问他们这种荒唐行为是什么意思，叫那个家伙滚开，自己带好丽回家。他的第二个想法是——如果他们不睬他的话，他就会被人看成是一个傻瓜。他勒马躲到树后面，随即看出即使是窥伺也同样不成体统。除了回家等好丽回来别无它法！跟那个流氓小子偷偷溜出来！他也没法跟珍商议，因为珍那天早晨就紧追着爱里克·柯布莱和那一群人上伦敦去了。他父亲还在“腐烂的巴黎”。他在中学里时，时常跟一个叫布特连的同学把报纸点着了放在书房里面，使自己能在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他觉得眼前正是这样一个他在中学里苦苦训练自己应当保持冷静的时刻。可是在马厩院子里等着时，他却一点也冷静不下来，懒洋洋地拍着老狗巴耳沙撒；巴耳沙撒就像肥胖的老和尚一样，胃里很不舒服，而且因为主人不在家很难受，这时抬起头来，对他这样照顾，惴惴表示感激。好丽过了半个钟头才回来，脸上红红的，而且样子比平时好看得多，简直不配。佐里看见她迅速看他一眼——当然是心里有鬼——就跟着她进了屋子，抓着她的胳膊，把她带进祖父的那间书房。房间现在已经不大使用，对于佐里和好丽两个，便在今天还时常使他们隐隐约约地想起祖父的温和、大白胡子、雪茄的香味和笑声。在这间书房里，佐里在没进学校的真正的青春时期，常和祖父玩耍；他祖父尽管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还改不了自己拿腿勾人的习惯。在这间小书房里，好丽时常蹲在皮圈椅的靠手上，一面抹着一只耳朵上面的银丝，一面向耳朵倾诉自己的秘密。有无数次

三个人就从那扇落地窗跑出去，到草地上去打板球，或者玩一种叫做“胡皮西——抖数”的神秘游戏，别的人决不让他懂得，玩得老佐里恩很热。在这里，在一个温暖的夜里，好丽曾经穿着睡衣进来，说自己做了一个恶梦，要老佐里恩给她压惊。在这里，佐里有一天早晨把泻盐放在布斯小姐的新鲜鸡蛋里，这已经够不好了；更坏的是把他送到祖父（由于父亲不在家里）面前时，还有下面一段谈话：

“啊，乖乖，你不能老是这样不听话。”

“她打我一下耳光，爷爷，因此我只好也打她一下，她就又打了我一下。”

“打一位女人？这无论怎样都不行！你向她道歉了没有？”

“还没有。”

“那么你非立刻去向她道歉不可，去吧。”

“可是她先动手的，爷爷；而且她打了我两下，我只打了她一下。”

“乖乖，这事做的太不像话了。”

“是她发脾气的；我并没有发脾气。”

“去吧。”

“那么你也去，爷爷。”

“好吧——就这一次。”

两个人手挽手走了。

在这里，那些司科特的小说，拜伦的诗集，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汉波特的《宇宙论》，和壁炉板上面的那座铜像，和那幅油画名作《落日中的荷兰渔船》，都仍然像命运一样一点没有移动，而且就算有什么改变的地方，室内仍好像有个老佐里恩坐在那里，在大圈椅上跷着大腿，鼓出的额头，深陷的眼睛，严厉地在看《泰晤士报》。一对孙男孙女就在这时来到书房里。佐里先